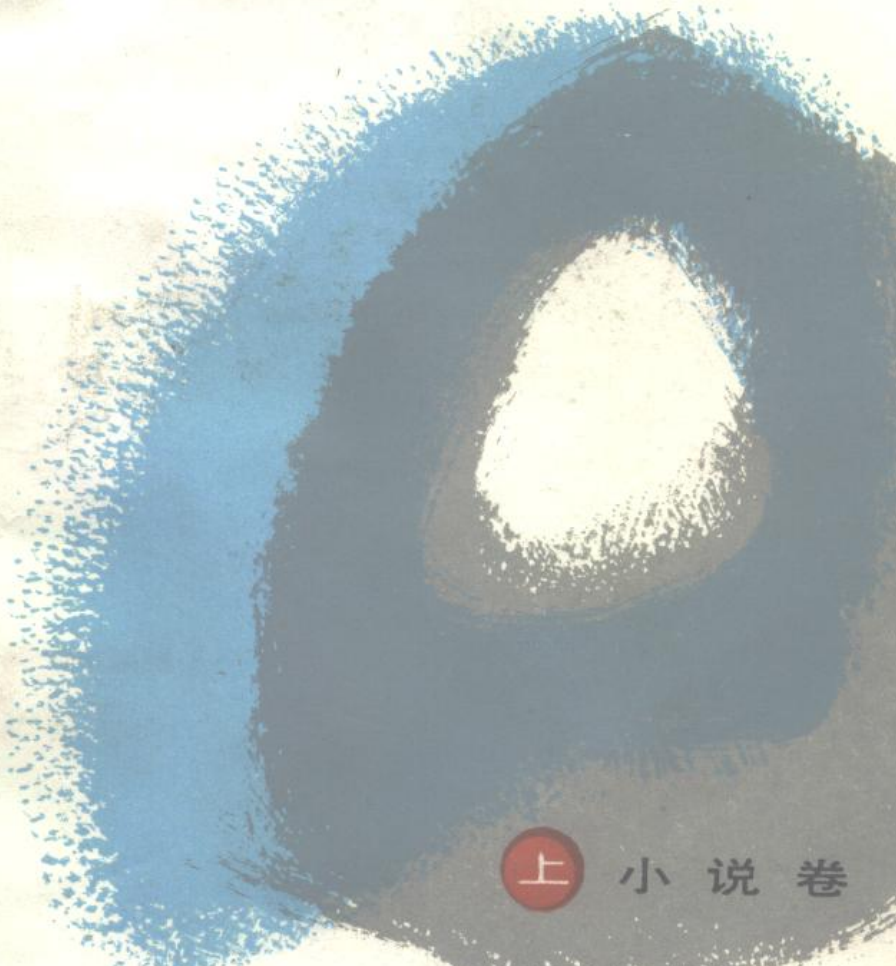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“孤岛”文学 作品选

●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

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上 小说卷

上海“孤岛”文学作品选(上)

小说卷

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陈如江 徐 侗

上海“孤岛”文学作品选(上)

小 说 卷

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5.125 字数 324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300

书号 10299·011 定价 3.20元

编 选 说 明

本书系“上海‘孤岛’文学资料丛书”之一。我们从“孤岛”时期出版的大量文学书刊中，选编了短篇小说一册，散文、杂文、报告文学一册，诗歌、戏剧（独幕剧）、儿童文学一册，共一百万字。至于长篇小说和多幕剧，虽在“孤岛”时期也有较大的成就和影响，但限于篇幅，没有选入。

通过这三册《作品选》，我们力求反映出上海“孤岛”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。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抗战时期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必胜的信念。所选篇目以具有进步倾向的为主，兼顾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的作家与作品，尤其注重经过时间淘剔，迄今仍在思想和艺术上具有一定特色，足资借鉴和欣赏的作品。

由于“孤岛”不“孤”，与解放区、国统区、沦陷区，乃至香港、南洋诸地都有联系，上述地区的一些作家，均在“孤岛”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，因此我们也适当选入了这些作家的作品。

为了保持历史原貌，入选作品不作任何改动，并在文末注明出处和发表日期。凡明显刊误，则加以改正；无法确定者，仍保留原样。

本书在编选过程中，得到不少“孤岛”时期的老作家以及

上海图书馆文献组暨藏书楼、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、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、上海工人文化宫图书馆、本院图书馆，乃至一些藏书家、研究者的支持和帮助，特此一并致谢。

本丛书由我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杨幼生、陈梦熊两同志总负责，陈梦熊制订总计划，杨幼生负责总审阅。负责编选本书的人员分工如下：

小说初选：王尔龄、王向民、王周生，复选：杨幼生、应国靖；散文初选：潘颂德，复选荣正一；报告文学初选：潘颂德、花健、杨幼生，复选荣正一；戏剧初选：王文英，复选王尔龄；杂文初选：荣正一，复选：胡从经；诗歌初选：应国靖，复选：胡从经；儿童文学初选：胡从经，复选王尔龄。全书由杨幼生最后定稿。

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一九八三年四月

小 说 卷

目 次

乐土.....	柯 灵(1)
钱念华.....	钟望阳(12)
两代.....	骆 赦(36)
雁.....	何 为(42)
出走.....	钱鸿缙(56)
革命家.....	钱今昔(66)
离去.....	吴 岩(72)
复活.....	林淡秋(81)
复仇的火.....	李同愈(99)
扬州梦.....	志 行(110)
雪夜.....	罗 洪(133)
收获.....	荆有麟(149)

华亭鹤.....王统照(162)
风涛.....郭源新(177)

籽.....钟望阳(207)
恶梦.....芦 焚(228)
被损害的灵魂.....林淡秋(239)
泡沫.....朱 雯(258)
弥月礼.....王西彦(261)

奇闻七则之一.....风 子(276)
喜事.....巴 人(280)
投机家.....越 薪(306)
烽火中的幻梦.....五个银行员(359)
大人物的至亲.....泥 沼(380)
生活的艺术.....王人璐(385)
肉食者.....周楞伽(398)
善宴.....王西彦(416)
阔嘴巴的君子.....杨 庚(444)
侍读记.....舒 昂(461)

裕兴馆.....戴平万(469)

乐 土

柯 灵

陆曼士提起笔来，心里踌躇不定。他抬起头，无目的地望着窗外。窗外是一片灰黑的屋脊的海洋。

北平来信是七月八号付邮的。信里用整张的信笺，潦草的字迹，报告了北国突然发生的事变：炮声彻夜不停，飞机不断在天空盘旋，街上看到了战时的设施……末了说：“这里空气很紧张，人心愤激。我是平安的，请你不要为我担心！”可是这消息不能不给他带来忧愁和焦灼，他当天写了复信，表示殷切的关怀，同时再三郑重叮嘱：假如情形不好，就赶快离开，回到南边来。将近两个星期了，还没有得到回信。时局危急，形势越来越紧，根据新闻报道，沪平通车只到天津，日本军队开始在天津检查邮件。陆曼士正决定追写一封信，这消息使他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为了使他的信能够避免检查，平安到达受信人手里，他决心对华北的所谓“事变”只字不提。他斟酌了许久，这才小心翼翼地写道：

若华：真想不到，你刚到北方三个月，会逢着这样的时势。收到八日的来信，当天写了复信，收到了没有？真使人焦急！这几天你的生活怎样？现在我只盼望你赶

快回到南方来。华，无论如何，立刻设法动身吧，这里总要比你那边安全一点。……

一封寥寥数行的短信，竟写了老半天，其间有两次被他的侄子黑黑所打断。这孩子爱哭，曼士平日就不喜欢，信正写到一半，粘着的哭声就抽抽搭搭地在耳边响起来，他恨得额上青筋突露，大声叱责，这才抑制下去；刚提笔写了两行，黑黑被他母亲威吓了几句，忍不住，索性放声大哭。这屋子小，人又太多，曼士简直气疯了。好容易写完了信，缓过一口气来，已经满身是汗了。

天气闷热，毫无风影，令人想起 毒日悬空，黄沙万里，没有一丝绿意的境地。曼士一家，租了一大一小前后两间楼房，让毫无美感的破烂家具占有了全部的空间，逼窄得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，把“家庭”这两个字所应有的温暖，剥蚀得干干净净。

他仔细缄了信口，披上衬衫。这是通常要出门的表示。

“还出去？快开饭了。”老太太正坐在走道的煤炉边上准备晚餐。

他，负气似的轻轻说：“不吃了。”就匆匆地跑下楼梯。

到邮政局，赶着停止办公以前，把信用快递付了邮，一面感到轻快，一面又暗暗的替那封信担忧，深怕会遇到什么意外。

沿着苏州河岸走，居然有些拂面的风悠然掠过。落日在褐色的河流上洒了些闪烁的光影，显得苍苍茫茫。沿岸船舶栉比，密密地陈列着成箩翡翠球似的西瓜。用了风景赏鉴家的姿态，陆曼士不觉在河边流连了一会。西边的天上有些暮

篱，衬着参差的建筑物轮廓，有一家洋楼顶上，冷然擎出初明的霓虹灯广告，心里无端飞来了两句旧诗：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”——辽远的北国战场景象。

陆曼士性格内向，耽于沉默，可是心灵深处，却郁积着一种不平。偶然吐露，归结为一句大而无当的牢骚：“现代的中国人，是生来就带了不幸的。”和人家谈论时事，或社会问题，他总是静静地听着，到后来就拿这话做结论。

这一晌险恶的时局，即使最温和的人，心里也点起了火焰。每天看报，更象是吞炸药。敌军的嚣张，当道的委曲求全，连曼士也觉得忍受不了。他更苦苦地想念若华，因为在他荒凉的生活道路上，这是唯一的一片绿洲。

人们见了面，北平和芦沟桥成为最热门的话题，许多人慷慨激昂地谈到战争。一个同事问他：

“老陆，要是正式开战了，你怎么打算？”

不等曼士答话，他把手臂向上弯起，做个希腊雕塑般的姿势。

“我决定上前线去，凭我这身体，大约还可以对付！”

其实也不是怎么壮硕的体格，但在曼士面前，他的确还是强者。曼士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苍白的手，又听见说：

“可是，老陆，你就不行！……你还有家累，我不过是光棍一条！”

曼士苦笑了一下，算是回答。

这位年轻的同事爱夸张，说的却是实话。曼士自己也知道，从精神到肉体，都被生活的担子压垮了。他也曾经有许多幻想，可是最后只剩下了一条最实际的处世哲学，那就是战战兢兢、小心翼翼地守着他的职业，随时防备着倾跌。

——他还没有结婚呢，家累已经压得他瘟头瘟脑了。——他的母亲、寡嫂、侄子，养活这孤苦伶仃的三代人，成了他推也推不掉的，神圣而痛苦的义务。

要是真开起战来，他真不知道自己能够干什么。——不，他简直不知道将来怎么生活。

这一次，战火还在北方，他已经受到了切身的威胁：公司里每月十五号按例发放的薪水，就破例延了期。从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母亲也皱起了眉头，喃喃地抱怨说：“怎么，东洋人又造反了！×××怎么总不同他们打？打一场，出一毒，也就算了，不阴不阳的，过日子也不太平。”他们家一直住在闸北，通称为“华界”的地带，只要有点风吹草动，这个地区就首先遭殃，她惴惴地问儿子，象要从儿子嘴里取得安全保证：“上海要不要紧呢？”

她是从家乡被水灾赶出来的，怕再看一回屠戮生灵的硝烟。

曼士的心也不由得一动，却随口安慰说：“不要紧的。上海有租界，打不起来。”

因为不敢往下想，只好抱着侥幸心。但瞻望将来，又觉得漆黑一团。于是又象暴弃，又象怀着迫切的热望，没头没脑的说：“可现在要再不打，也真是不得了！”

陆曼士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十一点钟以后了。

奔走了半天，坐在电车上，很有些倦意。他无聊地拿起当天的晚报，重新翻看。

时局还是沉闷，不可捉摸。有一条电报，说“华北形势，渐趋缓和”；但另一条新闻，黑压压的大字标题，却说

“源源而来之日军，交涉撤退感困难”。政府最高层在开紧急会议，交换意见：“检讨过去，慎重未来。”一篇醒目的天津特约通信，题目是：“请看今日之华北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！”

本埠版里照例有些诱奸凶杀的黄色新闻，比较重要的，是地方协会开会，讨论“非常时期本市安宁办法”。

因为是星期六，还有粉腻脂香的《跳舞特刊》。

电车已转入北四川路，他放下报纸，忽然发见同车的乘客全都扭着身体，向窗外探视什么。有几个带着惊疑的脸色嘁嘁嚓嚓地谈论。

曼士也不由得就回头对着窗外。

路上灯光惨淡，行人慌慌张张地赶路，商店在赶着关门。一片骚乱不安的气氛，却不知道为了什么。车子继续向前开，曼士的肌肉突然紧缩起来。他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，钢盔，钢丝马甲，枪尖上了雪亮的刺刀，傲岸地站着岗。——而这里却是“华界”，中国的土地上。

电车一路向北，日本兵的岗位也就更密，连串的摩托车，强烈的探照灯，雷鸣般的吼声，象狰狞的怪兽，在街上奔驰而过。

车厢里乘客面面相觑，眼睛里带着问号。

曼士心慌意乱，浑身都发了凉。他刚才给若华发出的信里，还认定十里洋场的上海比古老的北平安全，现在他苟安的梦一下子粉碎了。

电车突然停驶，车门口出现了四个日本兵，打头的拿手枪对了乘客，粗鲁地吼了一声：“站起来！”其余的日本兵就开始逐一向乘客搜身。

乘客一个个高举双手，让他们从腋下按摸下去，直到腿

上。衣袋里藏着什么，就动手掏出来看，连香烟，打火机，都一一仔细看过。全车的乘客，除了一对白种人，没有一个能够幸免。曼士被搜查的时候，激动得身体只是瑟瑟地抖动，心猛跳着，似乎要跳出胸膛。他对面正好是一个少女，脸色一下涨得通红，一下变得惨白，嘴唇轻轻翕动，象失水的鱼。……

曼士紧捏着瘦弱的拳头，指甲几乎掐穿手心，全身象有一把火在烧，却又难过得想哭。

他慌慌张张地赶回家，弄堂里席地铺着许多席子，露宿者却没有一个躺着的，乱簇簇的聚在一起，围着一个青年，听他气急败坏地说：“风声紧得很，东洋兵已经在掘壕沟了；有人看见，中国地界保安队出了防！”……有人问他出了什么事，他猛地一挥手：“还不是老一套！说是一个东洋兵失踪了，是中国人绑架的。错不了，我们又得逃难了！”

曼士跑回家，除了黑黑，都还没有睡。陆老太太的脸色急得发青，看见曼士，就象得了救星。

“怎么办呢？又出事了！”老太太哭丧着脸问。

曼士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黑黑的母亲，这早年守寡的妇人，平时脸上也极少有笑容，现在更阴沉得怕人。

五年前的一·二八战争中，他们有过恐怖和痛苦的经验。从那时以后，几乎每年都要出点事故，黑死病般的恐怖统治着人们的神经中枢，狼狈的逃避，疯狂似的搬家是常有的事。曼士希望，这次又不过是一场虚惊。

但房东太太慌慌张张地跑来，说弄堂里已经有人连夜搬家，警察并不阻止，看来苗头不对，她也想到租界上去避一

避风头，问他们怎么样。

老太太的眼圈也红了，她几乎是向曼士哀求，说她一脚踏在棺材边了，但求平平安安，长眠乡土。她再也受不得惊吓，要求曼士立刻搬家，让她回故乡去。

“过了今晚再看吧。——今晚不会出事的。”痛苦蝎子似的咬着曼士的心，他虽然竭力装得镇静，声音却表明他毫无自信。他们平常的生活，就象寓言里的蝉，从没有为意外的风雪留一点积储；公司里偏又欠薪，连逃难也有困难。

房东太太去而复回。说她已经喊了汽车，决定全家到租界里住一夜旅馆。房门倒锁着，如果曼士他们暂时不走，就托他们留心看一看房子。说完又急急忙忙出了门，不久就听见弄口的汽车喇叭声，从夜气中远去了。

曼士决计再出门看看，还想就近找朋友借点钱，防个万一。

看看表，已经过了两点，弄堂里还是东一堆西一堆的人群在聚谈，七嘴八舌，有的说大约还是东洋兵寻衅，过一阵子就没事了；多数却以为这次的情形不同，危险的成分居多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新闻，有人亲眼看见华界和租界交接的地方已经叠起沙袋，有军队在防守着了，听说中国的军队已经调到不少，随时都可能开火。……

说话的大抵是无力搬家，或者不想搬家的人，有一二份住家，正开了门在搬东西，人影幢幢，显出极大的不安。

曼士跑出弄口，心里七上八下，不知大变乱今晚会不会爆发；又想到被困在北平的若华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？那是个战火中的危城，情形当然比这里更坏！想到她也许会遭遇什么不幸……他简直不敢往下想了。

路上搬家的车不少，黄包车，搬场汽车，间或也有老虎车，一个劲儿向租界的方向涌去。押车人带着过分紧张的神色，象是在逃避洪水。

警察盘查得很紧，却并不拦阻。

曼士赶到朋友老赵家里，老赵全家都睡了，敲开了门，对着睡眼朦胧的主人，先是连连谢罪，接着就说明来意，问老赵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，仗打不打得起来。因为老赵在一家晚报当记者，是消息灵通人士。

老赵是朋友中出名的“乐天派”，但说话却又不得要领。

“日本人的事，难说！他什么时候高兴，就可以闹事。日本人是肯定要打的，可是我们的政府酷爱和平，会不会打起来，不一定。”

曼士问道：“那你打不打算搬家？”

“我？”老赵指着自己的鼻子：“我不想搬，劳民伤财，受不了。到真干起来再说罢，我们夫妻两个好办，就是小把戏麻烦！”

他向床上嗽嗽嘴，那儿睡着他的夫人；一边小床上睡得甜甜的是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。家具简单，坚壁清野起来的确很方便。

给老赵三言两语一点拨，曼士又迟疑不定起来。但他还是向老赵借了十块钱，赶回家里。

黑黑的母亲和衣倒在藤椅上，睡着了。老太太却还枯坐着，眼睛陷得更深，眼圈四周发黑；灰黄的头发，丝丝地坠向鬓边，有如秋野的衰草。曼士看着这老态龙钟的母亲，神情却完全象个孤苦无告的孩子，心里一酸，几乎要失声哽咽

起来。

“究竟搬不搬呢？”她问，几乎是绝望的哀吟。

“到明天再说罢。”曼士说，却再也没有勇气面对老人失望的眼色，又追加了一句：“搬，当然要搬！”

桌上一口古老的八音钟，是老太太从故乡的大水中带出来的传家宝，这时候以超然物外的声音，叮叮咣咣地奏出了一个古典的曲子。

“可是，妈！”他禁不住打个呵欠，说：“你应该休息一下，我们一早搬罢。……现在已经四点钟，今晚总该太平无事了！”

老人犹豫了一下，脸上隐约有了喜色。可是她坚决地站起身。

“好的，你睡罢。我……我还要拾掇拾掇东西。——喂，喂，醒一醒，黑黑妈，你起来！”

黑黑妈从睡梦里惊醒，仿佛神经受了突击。

霎时间，婆媳俩忙起来了，床底下尘封的箱子，都拖到了屋子中间，翻箱倒篋，乱嘈嘈的忙作一堆。老太太的动作，仿佛比平常敏捷矫健了许多。

曼士在一边发着呆，看婆媳俩的慌乱和紧张，他涌起一种复杂的感情：又是同情，又是怜悯，又是抱歉。这些不值钱的破烂，竟是他们宝贵的财产！同时他心里暗暗的盘问自己：明天一早搬，搬到那儿去？租界上，当然比较安全，可是房子还没有看好，怎么搬！租界的房租本来比华界贵得多，时势一乱，照例就房租飞涨，还要先付大笔的押租，他怎么负担得了！

他又想：其实他个人搬不搬都无所谓，最好是把他们送

回家乡去，因为战争一起，她们既不能做什么事情，自然也不必留着白白牺牲。好，决定这样罢！可是，哪来这许多盘缠？……想来想去，都觉得没有出路。

“你怎么不睡？”老太太发见他还呆坐在那里，气喘喘的说：“你的东西怎么样？也让我给你理？”

曼士无可无不可的点点头，其实他没有听清楚。

婆媳俩到后房去理东西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发亮。

曼士倦极了，在床上一倒，恍恍惚惚的进了睡乡。刚睡去，只听见隆隆的炮声，在耳边大响起来。完了！他绝望地想：现在可逃不出去了！他挣扎，痉挛，终于惊醒。

外边还是砰砰地作响，一清醒，才听出是楼下的敲门声。是送快信的邮差。

北平的信出乎意外地来了，他急不及待地拆开信。读完了，心里满不是滋味。似乎有点欢喜，又有点悲哀；有点兴奋，又有点颓唐，中间还夹着些羞愧，混混沌沌，只是照旧发呆。

半晌，他拿起信，重读信中的一段：

这古城完全被敌军包围了。虽然毫无心肝的大人物还在制造血污的和平，但民气却激昂到极点，士兵也是主张抗战的，……你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，可是我决定留在这里，已经加入了妇女救护队，战争一开始，就到前线去。炮火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，可是乱世的生命有什么价值，在民族的生死关头，谁还有什么理由吝惜这一点牺牲呢！上海也许安全一点，但中国在目前决没有避世的桃源，太平的乐土，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只要我们的永远在一起……